

# 精彩短文選



**意境**  
7月的一天,在一家路邊小書店淘到一冊小書,車停在數米之外,突遇暴風雨鋪天蓋地而來,站在門廊候雨半小時。

晚上回家,看到書中的一小段話:“雲南大理的一家古民宅。陳老先生客居在此。冬天,院子的另一端住着一位紳士模樣的老外,天氣陰冷,老外坐在壁爐邊,沖一杯咖啡,看一本厚厚的書;陳先生則泡上一杯陳年普洱,一卷線裝書在握,捧一個暖爐在手,一連幾日相互默不作聲。忽一日,狂風大作,陰風怒吼,那陣勢似要將蒼山的雪掀翻,攪動得院中的古樹枝桠上的雪花飛揚,這就是大理最有名的景觀‘風花雪月’。陳先生和那個外國人不約而同地立在院中默默觀賞這一美景,完畢後互相一合掌,又各自回屋看自己的書。”抬眼看窗外,滿城風雨。

**名利中人**  
劉塘  
某日,與一位在商場十分得意的朋友在世界貿易大樓頂層共進晚餐,看着下面萬家燈火,車水馬龍,他感慨地說:  
“人生就像這車馬燈火,明明滅滅,飄遊虛幻,何必爭名逐利呢?”  
我沒有附和,卻問他:“你為什麼要選擇在這個地方吃晚餐?”  
“因為這是紐約最著名的餐館之一,東西好吃,視野開闊,服務周到。”  
“很貴吧?”我又問。  
“當然!相當不便宜。”  
“當你說何必爭名逐利之時,

豈知自己卻正在名利之中啊!”  
**聰明的父親**  
有一個年輕人要結婚,籌備婚禮的時候實在忙不過來,就對他父親說:“爸爸,這是我的朋友們的電話,麻煩你通知所有的人,請他們來參加我的婚禮。”  
“好的,兒子。”父親欣然答應了兒子的請求。  
婚禮如期舉行,但這天兒子卻氣憤地來找父親了:“爸爸,我不是讓你通知我所有的朋友嗎?”  
“是啊,兒子,你所有的朋友我都通知了。”  
“可我給你的名單上有50人,為什麼今天我見到了15個人呢?”  
“我的確通知了所有的人,一共50人。每個人我都是這麼說的,說你讓我給他們打電話,你現在有麻煩了,需要他們幫忙,請他們今天到這里來一趟。所以,兒子,你就不用着急了,你的朋友都在這里呢。”  
**誤解**  
知道被旁人誤解是天經地義的常態,與知道身邊親友的表揚、鼓勵不可全信一樣重要。有了這兩個信念打底,能活得輕鬆些,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個基本不靠別人的讚美而存活、也不因他人的指責而憤懣的人。  
這聽起來或許有些消極,但其實,不對理解有所奢望,反倒會對那偶爾閃現的默契更加珍惜。作家廖一梅有名句說:“在我們的一生中,遇到愛,遇到性,都不稀罕,稀罕的是遇到瞭解。”我想,也就是這個意思。稀罕,才值得稀罕。

**家庭美滿但肉體痛苦**  
安妮·巴斯在不幸癱瘓的23年里,飽受骨質疏鬆症之苦。她的骨骼變得格外脆弱,股骨、椎骨和左下肋骨都骨折過,錯位的骨頭推擠着器官,令她痛苦不堪。最可怕的是,這痛苦沒有終點。  
她和丈夫婚姻美滿。丈夫做飯時,她在一旁削着土豆皮,為有趣的笑話而樂個不停。但年復一年,在痛苦中開始,在痛苦中結束的每一天令她不明白,自己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。  
這位75歲的荷蘭老婦人申請安樂死已經一年了,但她的請求沒有獲得通過。在荷蘭,一個人必須證明自己正承受巨大的痛苦或患有無法治愈的疾病,才能接受安樂死。一般情況下,家庭醫生有權裁決患者是否可以採取安樂死,但巴斯的醫生拒絕了她的要求。她的丈夫堅持要照顧她,女兒也對她萬分不捨。  
巴斯轉而向“生命終結”診所求助。這家位于海牙的診所沒有床位,病人不會死在那裡。多數情況下,診所派遣醫生協助病人在家中結束生命。接到巴斯的請求後,診所派出了康斯坦斯·德弗里斯醫生去判斷她是否符合安樂死的條件。  
2014年8月27日,德弗里斯醫生和巴斯正式見了面。按照“生命終結”診所的標準程序,協助者和病人需要見6次面,初次和最後一次之間相隔4個月,每次電話和面訪時的錄音都要保留。  
經過數次交談,德弗里斯理解了巴斯的痛苦:一個人可以像她這樣活一段時間,但很難經年累月地苦熬。最終,“生命終結”診所判斷巴斯“頭腦清醒,承受着極大的痛苦”,醫生們商議後一致認為她符合安樂死的標準。  
**生命之重**  
2002年,荷蘭成為全球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。一年後,1815人在該國尋求安樂死;到2013年,升至4829人,達到全國死亡人數的3%。  
人們持續提出一個敏感問題:社會將協助自殺合法化,但它的界限在哪裡?2014年,1854名荷蘭公民自行結束了生命。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不應輕易放棄每一條生命,但支持者相信,與其讓這些人用痛苦的方式自殺,不如給他們有尊嚴的死亡。

過去,安樂死的大多數申請者患癌症已達晚期,但近年來,申請者中患抑鬱、精神分裂和焦慮等精神疾病的人數量持續攀升。這些都是頗具挑戰性的情況,因為監督機構很難判定他們是否真的承受不住“生命之重”。  
荷蘭監督機構不久前斥責了一名醫生,因為他幫助一位患有耳鳴的47歲母親自殺。機構認為此人並非無可挽回,醫生判斷有誤。這是

## 如果痛苦沒有終點

“生命終結”診所一年內收到的第三次警告。  
面對每一個尋死的病人,德弗里斯醫生都得進行艱難的抉擇:該不該幫這個人死去?  
82歲的K女士曾向她尋求幫助。K女士舉目無親,電視、互聯網是她與外界接觸僅有的渠道。年輕時她一直想要孩子,但丈夫在飛機事故中意外身亡,從那之後,她覺得自己雖然活着,但生命好像已經結束了。  
生活在困境里的K女士令德弗里斯十分同情——在絕望中周而復始,日復一日,但法律並不支持這樣的人結束生命。德弗里斯想幫她,但“生命終結”診所拒絕了她安樂死的請求,因為她身體健康。德弗里斯問她打算怎麼辦,她回答:“淹死我自己。”  
不過,也有些人得到一點希望後,就能重拾生活的勇氣。德弗里斯接觸過一名糖尿病患者,她計劃前往加勒比海阿魯巴島向妹妹告別,然後尋死。但在海島的生活不但讓她曬得黝黑,精神也好了許多,再也不想自殺了。



決定踏出最後一步前,巴斯也猶豫不已。“我覺得一切都那麼美好,好想享受生活。”她感慨。  
“如果你有任何問題,我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。”德弗里斯勸道。  
“如果不是這麼痛苦,我真想好好活着。”最後,巴斯還是決定堅持初衷。  
**是救贖,還是錯誤**

年輕時,巴斯是個快樂的姑娘,經常在酒吧跳舞,騎自行車到處跑。24歲時她成為母親,44歲時成為祖母。日子平靜地過下去,直到23年前,一次栓塞讓她胸部以下癱瘓。  
或許在許多人看來,巴斯的生活仍然舒心:她住在大房子里,房門為方便她的輪椅進出而被拓寬;丈夫每天早晨從床上抱起她,給她洗個澡;晚上,床頭備有她的止痛藥和一杯熱牛奶;如果睡覺時痛得厲害,丈夫會幫她翻翻身。  
但這樣的日子她已無法忍受了。她的床看上去和醫院的病床無異,還放着尿不濕。凡事只能靠人照顧,“連口渴了都必須向人要水喝”。凌晨3點,丈夫需要將一顆栓劑放進她體內,這樣早晨她才能在尿不濕上排泄。巴斯不想當個包袱,讓丈夫睡不安生。如果自己再也沒有能力享受生活,那為什麼還要咬牙活下去?  
2014年10月底,巴斯告訴家人,自己已迫不及待地想離開人世。“請不要死在家里。”丈夫多次勸阻無果後氣憤地說,“我不希望生活在妻子離世的地方。”女兒則請求她:“為您的外孫子

想想吧。”  
然而,巴斯對死亡再也沒有猶豫。無論家人如何勸阻,她還是決定在一個周二的下午兩點接受安樂死。  
丈夫不願接受這樣的結果。“只要她願意,我就會一直照顧她,哪怕到100歲。”他說,自己無法決定是否該陪在妻子身邊,看着她實施安樂死。  
3個女兒面臨着一整代人的道德衝突:對於巴斯這樣的人,安樂死是救贖,還是可怕的錯誤?對此,德弗里斯有自己的答案。“巴斯的今天,很可能就是一些人的明天,他們將被迫住在養老院里,因痴癡而依賴別人的護理。一些人認為,改善護理方式就能讓患者生活得有希望,但很多人在乎的是自由。”  
她指出,自己接觸的那些尋求安樂死的患者都不想進“監獄一樣”的養老院,他們將死亡視為解脫。為病人執行安樂死後,有時他們的親屬還會送花給她。  
**終點**  
巴斯是天主教教徒,接受安樂死的兩天前,一位退休牧師幫她舉行了告別儀式。另外兩名牧師拒絕了她,認為她違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告別儀式後的第二天,全家人一起觀看了過去的家庭錄像。  
那一天很快到了,德弗里斯在那天看上去和往常一樣,沒什麼特別之處。她已幫助10個人離開了世界,但不管做了多少次,她表示這永遠無法成為自己的日常工作。  
下午1點45分,德弗里斯將車停在了巴斯家門口。巴斯的丈夫、女兒、外孫子和親戚朋友都來了,他們圍着她。一個女兒抓起母親的手,眼睛哭得通紅,而巴斯微笑着。  
德弗里斯準備為巴斯注射藥物了。  
“你確定嗎?”她問。  
“是的,我確定。”巴斯笑着答道。丈夫走近她,二女兒緊緊抓住她的手,最小的女兒坐在她旁邊問:“媽媽,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?”  
巴斯開始哭泣,留下最後的遺言:“我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你們身上。”她還囑咐家人要守在一起,因為與家人共度的日子總是快樂的。  
挂鐘敲響了下午兩點的鐘聲,巴斯的家中哭聲一片,但她已感覺不到了。

## 不贏尊嚴



李恆昌是咏春拳第八代傳人,其師父是李小龍的師兄,咏春拳拳學創始人黃淳梁。李恆昌身高1.72米,年輕時曾和一名身高近兩米的武林壯漢交手。當時幾個師弟接連敗在壯漢手下,壯漢得意忘形,不可一世。李恆昌熱血沸騰,挺身而出,與之決戰。壯漢見他身材瘦弱,相貌平平,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可一交手,壯漢就知道錯了,因為他還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便被李恆昌打得眼青臉腫,鼻血飛濺。

事後,李恆昌得意地向黃淳梁彙報“輝煌”戰果。不料,黃淳梁對此並不在意,而是首先問他:“對方傷得怎麼樣?”李恆昌回答:“估計問題不大。”黃淳梁松了一口氣,然後又問他:“交手結束後,你和對方

握手了嗎?”李恆昌搖了搖頭。黃淳梁語重心長地說:“當初我年輕氣盛、懵懂無知,自不量力地用西洋拳法挑戰你師祖葉問。我是招招帶狠,而你師祖則是點到為止。我的面上、鼻上、胸上,無不中招,可又無一處受傷。我雖是輸家,但你師祖最後還向我行禮致意。你和輸家握手,是對他個人的尊重,也是對他習武以來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的尊重。不贏輸家的尊嚴,才是真贏家。”

得到了我的慷慨饋贈,他不僅順利游了西安,還去了趟咸陽。回學校後,他一直在勤工儉學,不僅攢足了下次旅行的經費,還有餘錢給嘉嘉發一個生日紅包(兩人聊天時嘉嘉透露自己的生日)。  
我忍不住問他,既然當時已經經費不足,為什麼還要堅持請我們吃飯

載自己一程,胡大哥爽快地答應了。一路上,兩人聊得分外投機,胡大哥還請曉松吃了兩頓飯。到了分別的時候,胡大哥認真地對曉松說:“小伙子,你應當請我吃頓飯。”  
曉松以為自己聽錯了。然而胡大哥依然堅持,曉松無奈地答應了。胡大哥就近選了家火鍋店,點了牛肚、魚丸、牛羊肉和各色蔬菜,然後埋頭大吃,曉松也帶著滿腹心事在一旁陪吃。用餐完畢,曉松硬著頭皮從貼身口袋里掏出錢包結了賬,內心覺得委屈又怨憤。胡大哥似乎讀懂了他的情緒,拍拍他的肩膀說:“小伙子,旅行是件好事,可是蹭吃蹭喝蹭玩蹭行卻不一定是好事。這一路我總聽你說別人給了你什麼,卻不知道你為別人做了什麼。如果你蹭得這麼心安理得卻毫無感恩之心,那麼就算你游遍了世界又能怎樣?”說完,胡大哥便開車離開了,而曉松,則提前結束了那次旅行,用僅有的幾十元錢買了一張返程的車票。

## 讓我請您吃頓飯



剛進大學不久,曉松就加入了學校的驢友社團,從此迷上了旅行。因為是學生,家里也不富裕,只能選擇窮游的方式。時間久了,便總結出了不少省錢攻略,比如在景點逃票、搭順風車、去村民家里借宿……  
有一次在鄭州的高速服務區,曉松遇到了一位熱情的胡大哥,對方開着一輛路虎,全身上下都是頂級運動裝備,於是曉松走過去搭訕,希望對方

呢?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。  
剛進大學不久,曉松就加入了學校的驢友社團,從此迷上了旅行。因為是學生,家里也不富裕,只能選擇窮游的方式。時間久了,便總結出了不少省錢攻略,比如在景點逃票、搭順風車、去村民家里借宿……  
有一次在鄭州的高速服務區,曉松遇到了一位熱情的胡大哥,對方開着一輛路虎,全身上下都是頂級運動裝備,於是曉松走過去搭訕,希望對方